

價目  
 (本京)零售每份銅子二枚訂閱半年大洋二毛五分全年三毛六分  
 (京外)零售每份大洋一分訂閱半年大洋二毛六分全年五毛

# 京報副刊

第四四二號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  
 星期一

論  
 三場，物業場，青雲閣，賓宴華樓，琉璃廠，  
 出版，公團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  
 版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  
 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  
 半年一圓一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京大阮府二十七號H轉

## 告辛丑條約關係各國

李宗武

(一)大沽事件之責任全在日本  
 三月十六日下午四時，荷蘭歐登科氏以領  
 事公使資格，照會我國外交當局，提出左列之  
 要求：

- (一)所有自大沽口至天津一帶之戰事必須停止；
- (二)所有地雷及其他障礙物必須除去；
- (三)所有航行之碼頭，亟須恢復，不得再有障礙；
- (四)所有作戰之船隻，必須駐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各國航行；
- (五)除海關當局外，對於外國船隻之檢查，一律停止。

上列各點，如三月十八日正午以前，不能有關滿之答覆，則彼等將取必要手段。我們看過這個良的美頓書，不能不對辛丑條約各國，講幾句話了。  
 原來去年因國奉交戰，而津浦鐵道塞。因吳佩孚攻津，而京漢鐵道阻。南北賴以交通者

，惟海道而已。此固我國民所共感苦痛，亦僑華外人深感不便之處，而我國民當以主人之資格，對賓位之外僑，表相當之歎忱者也。最近因奉艦有襲攻之謀，乃國民軍不得已設水雷防禦之，同仍實踐辛丑條約，對外船施行必要的檢查外，仍許自由出入。是我國之遵守辛丑條約，其用心亦可謂苦矣。乃前次樹感奉張，圍殺郭松齡將軍之日本，不數日前，除令奉艦借用彼國旗，一面又伴稱提出抗議，而本月十二日，日本領事會通知日本海軍第十五驅逐隊驅逐艦一艘，將于午前十時進大沽口。國軍當即加意保護，但日艦直至下午四半始入，且竟有二艘，國軍以其艦數與時間，均與通知不符，照最近日本袒護奉張之事視之，難免有混入奉艦之嫌。請與檢查後，再行進港，乃日水兵即向國軍開火。照上述情形言之，日本有三大錯處：

- (一)時間過遲，
  - (二)艦數不符，
  - (三)先行開火。
- 如是則此次大沽事件之發生，其責任全在日本也。

(二)我國未違辛丑條約  
 吾謹言至此，不可不將辛丑條約之內容與起原，加以審察：

辛丑條約，何自乎起？蓋因庚子拳亂以後，各國恐京師重生變亂，故其中第八第九兩條，僅在保北京至大沽口間，無斷絕交通之虞而已。此次我國內爭，京師固安然無恙也，僑華外人，實無須手忙脚亂。津京交通，並未梗阻。大沽口之外船出入，除相當檢查外，完全任其自由，是則我國固未背違辛丑條約也。如各國因檢查麻煩故而反對之，則辛丑條約中，僅言不得使北京濱海間交通斷絕而已，初未言或明，外船之出入，無論何種特別時期，不准施以檢查。深望駐華各公使善意的詳察條約之性質與內容，願全邦交，勿專事舊日「有我無人」，「媚強凌弱」之非人性的外交也可。

(三)各國無須為日本之傀儡  
 此次防禦大沽之際，各國船隻本均允國軍之檢查也。乃故意為難者惟日本耳。日本之挑

告辛丑條約關係各國  
 羅丹的作品——殘碎(五)  
 哥哥(四)  
 一本規模不很小的學報  
 昨日國民大會宣布無效之辛丑條約全文

李宗武  
 韓 敖  
 曲廣均  
 立也

據我國內亂之事實，固昭然在人耳目，無須再事重復證明。其龐大之艦隊，既不許我國檢查，復不加理論而向國軍開火，有意尋釁，何能掩飾！其一切行動，均有特種詭謀，含乎其中，各國對於此事，當以公正的態度處置之，實不必作日本之傀儡也。尙望各國公使其深思之。

### 羅丹的作品——殘碎

(續) 韓 致

但是一位印像派的雕刻家，一八八八年，他的雕刻與印像派大畫家康納 (Claude Monet) 的畫一齊陳列，同受人讚美，他與印像派畫家一樣，想從着邊逝不息的生命，生命的一切色彩，生命的一切動作亦絲毫漏。因他熱烈的讚美高爾美術，所以他的美術作品亦非常注意光線，人常見他的作品有許多突起與陷坑，甚以為怪，不知道是他從光線的作用，使觀者徒見其活躍如生。他的「法蘭西的大教堂」一書，專為大教堂表章，他常謂這種美術的價值與希臘美術相等，不特當保存，且應絲毫不動，不要去修理，致失其真面目。大教堂書中有這一句話：「我像是在一個放大聲音的號筒中的一種吹氣」，這足見他的情熱。

羅丹克羅亞以「適合其時的強大作用」為美術的定義，常有人問羅丹以他的藝術方法，他答：「我以微微的強大作用，使主要的痕線突起，但沒有打斷全體的和諧。由是我得到品性。」所以他的作品最重大綱，不拘拘於末節，在表出一最特別的意思，其他皆不甚重要，他說：「美麗的東西絲毫不出精確是某一種的事物，但顯示千萬種的事物。」若有人問他，某一座像的手或是不全，或鼻，或耳不好，他必默然微笑，露出：「這是你們不懂」的意思。因為美術有綜合的與分析的不同，他的作品是綜合的美術。綜合的美術有兩層長處而甚合於人心的，一將特色顯出，滿足我們的愛明白的需要，一將末節除去，滿足我們的神秘的味。他說：「當我少年時，我不見有美麗的小孩，因我只注視唇，鼻，表情等。我是無知者，這應看全體。」我們看他的作品，即應如他說的看全體，於綜合的意思上看，不要局於某一部。

他的藝術最進展不息，研究不息，復始不息的，他先以為雕刻的真理在運動，繼乃知其模型法。他又善創種種特奇的像，幾乎是例外的，使人深深的印着，但又不至於濫，若好奇奇怪者然。即他的圖畫亦有種種不同，現出神奇的進展。又我們看他對於運動的見解與大

哲柏格森之說甚合，這雖偶然，但亦見天才之冥契。所以他的成功，固然因他有偉大的智慧，但主要則在於學學不倦的勞作，便巧而穩定的技術，我們於雕刻家的羅丹，應特為注意。今引阿列爾 (Aurel) 的話，結束羅丹的作品的歷程：

- 一、選擇的誠益，真理是隨處有的，
- 二、風格，這是和一；
- 三、圖樣，浮突，模型法，在一切之上，
- 四、建築，這種橫過法蘭西的大教堂的肌肉的音樂。

(作者不是雕刻家，於雕刻的專門技術是茫無所知的，雖讀了一點雕刻的書籍，看過羅丹博物院，關於這事終是門外漢，所以只好略寫；且讀者或亦不甚興趣罷，因為這是雕刻專家的事。)

我們看羅丹的作品，何以這樣感動呢？一則因這位作牠們的大師是富於熱情與同情的人。他常說：  
我的心是熱烈的串珠；我充滿感謝的意  
思……  
一切的惡，就是乾枯。  
不關心，於注視一種美麗東西，則以牠的

(十五年三月二日出版)

第六時評

許辭與北京政局

冰 森

### 創造社出版部北京分部啟事一

本部前設在現代評論社內，係暫時性質，現因事務漸繁，特於三月十六日遷入

### 創造社出版部北京分部啟事二

由上海總部議決，第二期收股期由二月十六日起開始，前此本部在京成立之日，距第一期收股期截止僅二三日。為時太促，致有欲入股者向隅。今第二期收股既開始，前此向

期三

定價每份七分 預定半年十二期八角 全年二十四期一元五角 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半年四角 全年八角 總發行所上海青山路三德里A字十一號 創造社出版

代賣處

上海羣益書社 北京景山書社 巴黎美文書店 北京北大出版部

通信處北京儲庫營五號

零售每份銅子四枚 外埠大洋二分 訂閱半年三角六分 全年七角

力所能及的把這個東西毀了，味然不知與不感覺到，則把這個東西殺了。

有如我的心感覺到我爲其一分子的這個世界的尊敬！

二則因牠們所表現的是最普遍的事物，正如邊底爾的提（Benedictine）說的：

苦楚與悲慘，顫動與駭怕，欲求與緊捉，肉體的淫蕩，情愛的接吻，這種試求一附心靈於肉體的不可可能的聯合，而常不安靜的渴望，使拜丹的作品成爲刺人與憂愁的肉感快樂的，一種，酸與高傲的抑鬱的一個熱烈情感的太陽。

所以，我們不見牠們，覺得即是我們自己，至少亦有我們的一分子在，而我們可用詩人馬覽梅（X. M. L'Herminier 1843-1898）的這句美麗句子，作我們看這些像時的印像：

Elles sont nos douloureux camarades, 牠們是我們的痛苦憂鬱的同伴。

（未完）

### 哥哥

（續）

曲廣均

人到日暮途窮的時候，誰都會說幾句聊以自慰的話，就是再知道前途明明星星之火的希望全沒有，總還要說「唉，慢慢兒等着看吧

」，不然，也是「也許就能行，總在人設法」。哥哥也正復如斯，雖然我要替他辯護，說他還不算山窮水盡的末路人。說是在彼設法敷衍，可是，除了每天在沿江的一條和漢口的街市一樣長的馬路兩旁的柳陰下徜徉，抬頭仰望天上雲，低頭俯視江上船，再到鼎鼎大名，却還不如野外墳墓有趣的半松園裏去瞻仰瞻仰幾顆樹的枝葉而外，不是連半點可以敷衍的法子都沒有嗎？同鄉組織的濟魯公所，哥哥也會去過，不過每次出來見的，却是門房代替了所長；他也曾跑過幾家報館，然而以一個不速之客的外省人忽然說要給幫忙，甘未必心懷好意，不得信任，致遭拒絕，這是無論那一位心機靈敏的人不必加以思索就可以知道的。

完了，設法敷衍的話終於等於零。怎末辦哪？有些新聞之埠，他所願去的西北方成了一個如北京特色的狂風挾黑土而呼號的早晨，我的哥哥的瘦長的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被我隔着玻璃望見了，因爲他並沒有通知我，他要到北京來，雖然就是不通知，說來說去，他之終于必來，還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和我的希望相合。相見握手之下，我這兩眶因爲從來沒有嘗過愛的滋味，所以沒有爲愛而瀾過，更未曾爲洋先生們壓迫咱們大中華民國的同胞的

事而流過的淚，這一天却不知怎末，衝出了我的抑制力，無價地地大滴特滴起來，滴在我的手上，滾到哥哥的手上，哥哥這時候是怎末一種情形，我不曉得，因爲我就沒敢抬頭去看他，也許是恐怕我笑他說要「在彼設法敷衍」而終於沒能辦到，說要往南去，反而往北來，自己在那裏不好意思吧，誰知道。總之，常以多說話討人厭的我這時候却是沒說一句話，他也不做聲。兩不說話究竟不是能夠支持得很久的事，所以，他的經過我既然知道，我們談了不一會，我就替他在朋友何君住的公寓裏找了一間房子，把行李搬過去，而他也終於在這本不想來却到底來了北京住下。

在無論什末人想起來，翻過幾次釘子，抱了一大堆的失望來到這有自己弟弟住着的的地方的人總該是從此安心地住在這裏的吧，誰知哥哥竟不是這樣，許是釘子還沒有敲够，失望得到的不多，也未可知，總之，他堅決地對我說。他之來北京，不過是路過，最終的目的是張家口。弟弟硬不過哥哥，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他要走，只好讓他去，那邊不是有些新聞之埠嗎？竟有人會意外地表示點不相干的同情，也說不定。可是，玩着兒戲，大南地北地轉了一遭之後，給弟弟見一面，弟弟要求多住幾天，再玩點兒戲，也究竟不大好意思拒絕。於是，

從了我的要求，哥哥便真地要多住幾天。

廉樂都市而終於住在都市裏的文學家們雖然異口同聲地稱之為「沙漠般的北京」，「沙漠般的P城」，但是究竟還算我國首都，和連鬼島沒有的沙漠，稍有差異，這就是說，這裏至少有可以玩玩的地方，雖然得花錢。所以，從此之後，向來過着窮措大的生活的我和哥哥，大概是想要特別表示不在乎吧，便忽然過起真的似乎是大學生的生活，大闊特闊起來，每天不是看戲，是看電影，不是到女學與少年携手同遊的什末園裡去走走，也要學一學浪漫的文士們，到酒館去喝他幾杯，甚至於兩樣合起來，手把酒杯，大賞其人工造成的自然，其結果，則是除去何君請客的不計外，我的典當得來的幾十塊學宿費，十天之內，全不翼而飛了。等到哥哥堅定地信着他的理想，到了張家口，而所過除了沒有馬路，沒有公園，可以一走外，其餘和漢口不差分毫，於是高喊着「天下之大，難道就沒有我容身之地？」和「我真會餓死嗎？」又跑回北京來，把所餘的錢給我交了學宿費的時候，我們仍然變成窮光蛋，一文莫名。

窮光蛋既然不是賦世的詩人，沒有要死的意思，可是同時又不能稱腹做人，討飯也還怕辱沒了家門（天！真的嗎？），那末，託人找

車，只要給飯吃就幹的了，是限度無可再低的急務了。找車？提起來我真有些後悔，哥哥還在張家口的時候，我實在不該如此地誇大而且自信地對他說這樣的話：「張家口的情形既然和漢口一樣，那末，我看還是回來好。你說要寫信叫鐵君出來，同謀小本營業，這簡直是夢想。你想，他現在既然事情不錯，你要請他丟了現成的飯碗，出來和你一同受苦，狡猾如他，肯作這種傻事嗎？他當初說，你有用着他的時候，只要寫信給他，他很願意出來，那不過以為你一到南洋，就可以發財，想如你沾點光而已，你就當着真話聽了嗎？我看，還是趕快回來吧。在北京，我雖然是個窮學生，不認識半個闊人，可是究竟還有幾個朋友，託起人來，也許能找着點小事，至少總比你在張家口一個人都不認識的要好得多。」

「究竟還有幾位朋友？」也許能找點小事。」大話既然說出，哥哥真地回來，又不能看他餓死，可不是就得託人了嗎？想來想去，朋輩中獨有荷君還在教育界裏認識幾個有地位的人，而且他平素也以此自豪過，只有找他去，因為我實在自信和他有點交情，他總該能而且肯幫助我。

一定可以為力。事情不求錢多，譬如學校裏的書記，報館裏的校對，這一類的學都行；總之，只要給飯吃就幹。拜託，拜託。」也許因為太熟了，我的臉沒覺得很熱，雖然說話中間時常停頓。

「喲，喲。行，行。令兄我已經見過，大家既是朋友，應該互相幫助。嘶——嘶——」荷先生大概有為難的地方吧，我的心一沈，前途的希望之光，可是滅了一半，荷先生眉一縐，頭一歪，手撫額角，若有所思。「唔，有了，我們同鄉呂先生現在大學裏做教員，他認識一位報館的主筆，只要去求他，一定成功。」

「多謝，多謝！」

到底是荷先生，人誰可以不交朋友？我這一求便允，就是明証。

託人謀事，即使不是官場中的差事，也總得耐心地候着，怎末好着忙？雖然有人在張着口等飯吃，也只好候着，候着；一星期之後，荷先生有回信了，說要寫一張履歷去，嗚呼，這可糟了。哥哥不是高小畢業之後，就遵了父親的硬命令，做了五金雜貨店裏的區區夥計嗎？這算不得什末履歷，是很明顯的事。可是，肚子說，吃飯！又該怎末辦？造謠。好在我所住過的一個中學的校長現在死活不十分明白，學校也改了名子，離此地很遠，假託一下也不

語

詩一首  
徐祖正

劉復

新女性三月號

性的比例和兩性關係

周建人

每冊一角  
五分全年  
山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佳

時事短評

一、還不起緊收回海關管理權嗎  
二、對於稅務司封鎖廣州港口的幾句話  
三、對待判斷

不在內歐美南洋再加郵費八角  
總經售處北新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局

午 什 兩 婦 毒  
麼 是 「神交」  
的 三 個 時 代  
女 的 心 臟  
仲 季 倪 慨 曉 亞  
志 文 士 昭 如  
持 仁 宙 北 翠 京 性  
景 山 新 花 經 性  
山 東 書 局 同 處 補  
書 街 社

小 報 版  
來 件：寫 寄 朋 友 們  
通 信 處：北 大 第 一 院 猛 進 社  
大 學 第 一 院 猛 進 社  
報 費：每 份 本 京 銅 元 四 枚 外 埠 函 購 加 郵 費 二 分  
半 年 五 角 全 年 一 元  
定 報 處：北 京  
低 價 兒 寄 街

見得就會被查出。膠膠這個東西，要拿出手去，即使不是留學生，博士，也得是國內的學士，求頂小的差事，也得中學畢業。事實如此，不道該難道還有什麼法子？於是某中學畢業以外，又加上一條某銀行會計兩年，某公司辦事員一年半。我必恭必敬地交給荷先生的時候，還開上了「拜託，拜託，多謝，多謝。」

這一次荷先生正正經經地來把膠膠要了去，足見辦事認真，肯替朋友出力。我和哥哥的前途希望之光不但將熄滅的一半又復燃了起來，而且一天天地更亮更大，雖然肚子裡的響聲也同時越來越厲害。耐這點，十成有九成可以成功。希望，希望，一天，兩天，三天，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使人聽耳將穿的好消息終於怕驚壞了我們，沒有到來。可是，求人的事，千萬不可常催，只有慢慢兒候着而已。——這樣地就換過了一個長月，好消息只是在盼望與夢寐中。

唔，想起來了，我的確不愧為天字第一號的鄉窮，應酬的手段太缺乏了，你想，託人謀事，那有那末容易，說句空話就成了實事的？我應該設法預先報答荷先生的恩典，這是無論如何不可免的，雖然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荷先生是故意遲遲其行，在那裏等我應酬。但是，袋子裏空空的，應酬不也只是

說空話嗎？想法子？好。臉皮雖然不萬分厚，可是用不着擦雪花膏或者用粉搽來粉擦，我可以把那張不常用的紅臉皮扯下來，使牠越發厚。於是不善於應酬的我終於爲了應酬，跑到別的一位朋友的屋子裏去。

「老代，飯館向我討債，我家裏的錢沒有寄來，請你暫且挪借幾塊給我；等我家款匯到，立刻還你。」

「用多少？」

「多多益善。」

「六塊够不够？」

「好，就是六塊。」

對不起，代君可是被我騙了。有誰以爲我真要還飯館子的債，而且還有家款匯到的一天嗎？那是天字第一號的傻子。

「迷斯特荷，近來看戲沒有？」

「許多日子不看了。怎末，今天有好戲嗎？」

很對，很對，我正希望荷先生說這幾句。

「今天的戲不壞，怎末樣，去看看吧？」

又說了謊了，其實我就沒看見戲報；催我這樣說的，不過是袋裏才借來的六塊大洋。

洋。

「好，好。不過——」

我得趕緊接上去，你曉得，這正是給我留

下的落在板上的過門。  
「錢不必愁，我這裏有」。哈哈，我好大的口氣！

「你真要請我看戲嗎？那真好極了。咱們就走。」

荷先生，你可千萬不要謝我，謝的話是應該我說的，因爲你賞了這末一個大臉。

「哼——」——「唔——」——「嘶——」荷先生忽然得了神經病似地哼着。

「我想，你我好朋友（冒犯了，得罪！），有什末話還不能直接地痛痛快快說出來？」

「唉，呂先生那理至終沒有信息，我明天一定特別去 趨，問問他。」

上帝祝福荷先生，哥哥的事他還沒有忘記，在請他看戲的時候，他也有工夫去說他。可是這也正中下懷，足見應酬是必要的呀！

（未完）

### 一本規模不很小的學報

伏園先生：

你那篇「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物略述補」拜讀過了。什麼規模很小的書報，你似乎都說到了，惟獨廣西留京學會出版的一本規模不很小的學報，你倒一字也沒有提及。這本學報的宗旨，據補投稿簡章上所說，是滋補文化改良

社會促進民治的。這樣重要的出版物，你那篇文章怎麼關而不論呢？

我，在去年那隻「大虫」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便已在某處拜讀過那本學報中一篇誣毀白話詩文的文章了。不過當時匆匆地讀了一遍，似乎只得些奇怪的模糊的印象，到現在這種印象大半已消滅了，——可是那本學報的名稱到底忘不了。前幾晚，飯後無聊，偶在學友T君的殘香堆裡翻出該留京學會最近出版的學報，因想起牠以前的言論，不免試翻開裏面來瞧瞧。不知道怎的，牠給我的趣味，總比別的許多書報來得濃厚，令我越看越不忍釋手。這也許是投稿者多是大學底學生和教職員之故吧。牠是最近出版的，你也許還沒有買到，那麼，我就乞諸T君吧，牠送給你好不好？

秘園春

你試翻開牠來看看，裏面的材料多麼豐美！只那文藝欄裏的詩詞，便足耐人玩味了。現在且錄幾首在此吧。

責任誰肩？馬軍團從中爭利權。看始終怎樣？嗜兵必倒，潮流怎樣？自治為先！羣衆一心，排除障礙，披劍長驅破萬千。愁何限？忍家國變遷，惆悵幽燕。

憶江南（秋夜）

琴韻罷，閒步小庭中。且喜夜來人氣靜，模糊香菊傲微風，月淡映簾櫳。

又（感時）

空想思，世事日多非。愁倚畫欄遠望，寒煙一片秣陵西，風急草悽悽！

詞只這三首，詩則共有七絕的（？）七首。這自然首首都是好的，不過我最愛的只是「雙十節有感」的兩首。你看：

暴雨狂風十四年，貪橫軍吏括金錢，中流砥柱今誰事，拔劍嘯天相悄然。

龍蟠虎踞各西東，南北紛紛互鬥雄，暮鼓頻揚天慘曠，眠獅未醒夢酣中。

這風味不是有些像放翁的麼？至於「論文」和「著述」呢，那更不消說，好的當然很不少；可惜篇數太多，不能一一舉出。現在只就居首的文章來說說罷。

論文欄第一篇是「對於本省政治上的幾點願望」，牠的內容是：（一）立憲憲實行自治，（二）省長縣知事由人民直接選舉，（三）財政公開，（四）裁減軍費擴充教育經費，開

辦大學及職業專門學校，（五）教育經費獨立，（六）化兵為工以修築全省馬路。對於這些這些，誰敢道半個不字？恐怕剛剛「東髮」的小「小生」也要點頭稱是呀。然而那個著者還怕這些願望徒托空言而不能實現，所以他「最後的話」是：

「希望省人父老一致主張，共救殘局，希望省政府尊從民意，為桑梓謀幸福，尤其希望省人士父老以主人責任監督政府——人民乃國家主人——使本省政治，從人民之利益方面去經營，不可得過且過，大家苟且偷安也！嗟乎！我廣西而至今日，在荇滿地，百物凋殘，苟非極力的改良內政，銳意速行自治，焉能與各省齊肩？其不論而為中華民國之「遊手好閒無所不為」的一個敗壞子弟者，蓋幾希矣！鄉人士其速醒哉！」

著述欄第一篇是「革命之實質及其方法」，這是怎樣引人注意的一個題目！牠劈頭一句就是，「革命事業，余固亦一過來人也。」我當初雖然猜不着這個「過來人」是不是個破壞革命事業的，但也勉強看下去了。可是我越看越發現我自己的笨拙，對於牠的內涵不但看不出，簡直連文字也不大了了，後來不得不自嘆一聲，把牠放下了。

燕風旬刊第十八期

（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煩惱的亞楠（創作）

姜作

遺例

水洪

小說論及其他  
一封書  
一教敵  
長征  
漢之可

郁遠夫  
成仿吾  
鍾隱  
柯仲平  
蕭疏

劉復著

漢語字聲實驗錄（法文本）

附精圖一冊  
巴黎大學語言學院教授劉復著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出版

學生

或買本部代售之書報者，請投函或直接來本  
部新址為盼。

辦公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八  
時。

本部已租定上海寶山路三號里A字十一號為  
行所於三月十六日起先行交易除舊本館自己  
出版的書籍外並代售國內有價值的書籍諸訂  
有種種便利讀者的辦法外埠及本埠愛好文藝的  
讀者請即投函或駕臨為荷營業時間上午八時至  
下午八時

此外著述滿紙，極力鼓吹「要研究科學  
而不要研究國學」的文章也有，聽說著者就是  
一個剛學「洋八股」的青年。可惜文章太長  
了，記不清牠的詳細說法；現在只記得牠最後  
的幾句，「小小碗台，墨快乾了，心也酸了，  
手也顫了，想再多磨一點，也沒有這樣勇氣了  
，可是這些看官要有同情心的，諒許也說：  
「此子可憐！」其餘隨便些的，也可時就當作  
茶餘酒後信口開河，再不然的，也不妨如同看  
西廂記，討厭老夫人和鄭恒，拿起筆來，就把  
他團團黑罷。」

稿子錄了，不再寫了，因為掛一漏萬，倒  
給人家不好過。我很希望你於這篇欣賞之後，  
復又逐篇介紹給京副的讀者，使大家都知道這  
學報所灌輸的是什麼文化及怎樣去改良社會促  
進民治也未始不是很好的。

到此，我要附帶說及該學報附錄的「北京  
專門學校以上學校調查表」了。那表上對於國  
立學校的「國立」兩字，概不予印出。關於這  
一點，聽說當前一期學報要刊行的時候，該學  
報的編輯員中曾經發生過小小的口角，後來好  
容易把私立的大學排印在首，然後這「國立」  
字樣才勉勉強強存在國立學校的頭上。這一  
期學報，不知道怎的，忽然又把北大一校排印  
在首，接着即排印幾間私立大學，而把北大及

其他國立學校的「國立」兩字，一概不予印出

。聽說，這是幾位先生議定非如此辦不可的。

其實，國立不國立有什麼要緊呢？該學報不云  
乎？「中國現在（？）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同  
是養成高深人才的機關，其差異之點，祇是經  
費來源之不同而已。」又「就北京私立五大學  
（民大，中大，朝大，平大，華大）而論，：

：講起形式上，和精神上，差不多與國立的大  
學一樣，間或有過之。」（見我省留學津貼的  
平議。）那麼，讓國立的大學以國立為名，也  
不見得怎樣的了不得。況且「國立」口口大學校

既已定為一個學校底專名了，雖則「國立」的  
字樣也許稍微刺眼一點，但把它除了去，則餘  
下的字就不是原來學校底名稱。（簡名又當別  
論。）這道理本是顯而易見的。該學報硬不管理到

這些，硬把「國立」字樣除去，這就無異把現  
在無辜的國立學校「斬首示衆」！由這樣推想  
去，人們萬一在廣西的社會上被人家以「國立

學校底學生或教職員」看待，恐怕馬上就要有  
被斬首的危險，這豈不是可怕之至？

我這樣的亂寫了一頓，你當然笑我不通的

。不過我的不通，胡博士等一般人斷斷不能免  
責，因為他們儘管去倡「提高」，而完全顧不  
到我這一類的可憐人。

立也，於銀兩十一號。

又：我這信寫完了，送給T君看。他很有許  
急地勸我說：「你這麼一鬧，於我總有許多  
多不便處。」但我後來自己想想，該學報  
既已定價發賣了，（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人家把牠介紹給別人，就無異「牠登  
廣告。這有什麼不好呢？於T君有什麼  
不便呢？所以無論T君對我怎樣，罵我  
打我都可以，我這信到底是要發的；至於  
你肯不肯收受和發表，那又是另一問題  
了。

伏園附按：我那篇東西實在粗淺得可以，還  
漏的一定不少，本館所存而尚未述及者也  
還多，很希望讀者能隨時通知，無不立為  
紹介。

昨日國民大會宣布無效之  
辛丑條約全文

首段  
大清欽命全權大臣使宜行事總理外務部事  
務和碩慶親王，大清欽差全權大臣使宜行事太  
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一  
等肅毅伯李鴻章，大德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  
大臣程欽，大德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  
臣曹幹，大比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姚士登，大日欽差駐紮中華全權大臣葛絡幹，

一五一

大美欽差特辦總和事宜全權大臣柔克義，大法欽差全權大臣駐紮中國京師總理本國事務便宜行專總辦，大英欽差便宜行專全權大臣薩道義，大俄欽差駐紮中華女臣世襲侯爵薩爾瓦瓦，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大和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專全權大臣克爾伯，大俄欽命全權大臣內廷大夫格爾思，今日會同聲明核定大清國按西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曆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內各款，當經大清國大皇帝於西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曆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適諸國之意妥辦。

第一款

(一)大德欽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於西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曆四月二十三日奉諭旨欽派醇親王載灃為頭等專使大臣赴大德國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國大皇帝暨國家惋惜之意。醇親王已遵旨於西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二)大清國國家業已聲明，在遇害處所建立銘志之碑與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國大皇帝惋惜兇事之旨，書以煉丁德瀧各文。前於西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曆六月初七日經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文致大德國欽差全權大臣。現在遇害處所建立牌坊一座，足稱街衢，已於西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曆五月初十日興工。

第二款

(一)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首禍諸臣，將西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後降旨所定罪名開列於後：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均定斬監候罪名，又約定如皇上以為應加恩貸其一死，即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永不赦免，莊親王載勛，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均定為賜令自盡，山西巡撫毓賢，禮部尚書齊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為即行正法，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大學士徐桐，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奪原官，即行革職。又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聯元，太常寺袁瀚，因上年力駁殊特諸國義法極惡之罪被害，於西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諭旨開復原官，以示昭雪。

第三款

日先後降旨，將上年夏間日俄案內所有承認獲咎之各外省官員分別懲辦。(二)西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曆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上諭將諸國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五年。

第四款

因大日本國使館書記生杉山被害，大清國大皇帝從優榮之典，已於西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曆五月初三日降旨，簡派戶部侍郎那桐為專使大臣赴大日本國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國大皇帝及國家惋惜之意。

第五款

大清國國家允定在於諸國被污瀆及挖掘各墳塋建立濬垢雪侮之碑，已與諸國全權大臣會同商定，其碑由各該國使館督建，並由中國國家付給估算各費銀兩，京師一帶每處一萬兩，外省每處五千兩。此項銀兩已付清。茲將建碑之墳塋開列清單附後。(附，京師左近被污瀆之諸國墳塋清單：英國墳塋一處，法國墳塋五處，俄國墳塋一處，共計七處。)

大清國國家允定不准將軍火暨專為製造軍火各種器料運入中國境內，已於西曆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即中曆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降旨禁止進口二年。嗣後如諸國以為有仍應續禁之處，亦可降旨將二年之限續展。(未完)

(三月四日出版)

時評

中東路問題與粵海關事件  
全民革命的步驟

(超)  
胡瑞開

現

時事短評(文)(召)(翰)  
中央財政的末路  
三科學之新分類法  
卷洋車夫的統計答西先生  
六愛情(小說)

唐有壬  
許仕廉  
李景漢  
莫西元  
首領們聯合起來呀！(Q)  
閒話中的徐志摩與徐志摩(C)  
翻譯一點(H)  
斷曲(C)  
聽說許欽文小集又要出版了(CD)  
答無人(C)  
茶餘酒後的幾句「閒話」(CD)

茲上第五期目錄